

漢語方言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講話

詹伯慧

暨南大學中文系

漢語方言的調查研究源遠流長，從漢代揚雄(前53—後18)的《方言》算起，已經有兩千年的歷史。然而以現代語言科學的理論、技術和方法來調查方言、認識方言、研究方言，則是本世紀二十年代以後的事，大約只有七十年的歷史。本文從回顧漢語方言研究的歷史出發，分析漢語方言研究的現狀，進而展望漢語方言研究的未來。

一、正確認識漢語方言研究的古典傳統

漢語內部存在的差異早在先秦時期一些典籍中有所反映，所謂「殊方異語」，指的就是不同地方的語言，這當然也包括一些並非方言存在的差別。揚雄的《方言》以「雅言」、「通語」為中心，列舉與「雅言」、「通語」不同的各種同代詞語，反映出當時的確存在著和「雅言」、「通語」相對立的語言和方言。即今天所說的「標準語」與「非標準語」。

揚雄《方言》內容包羅萬象，揭示了當時錯綜複雜的「非通語」、「非標準語」的現象。《方言》一書開創了漢語方言研究的古典傳統：從糾正語言應用中的「俗語」出發，收集了民間流傳的種種俚俗詞語，區別類型，加以說明。這種調查臚列方言詞語的傳統，始終無法使人看到一個個方言的完整面貌，而只能看到一些分散的、不成系統的方言詞語在與「通語」對比中的表現。不過，《方言》一書畢竟功不可沒，它作為中國有史以來第一部記錄方言俚語的著作，無疑是傳統語文學中非常重要的。《方言》的體系與《爾雅》相似，它對往後的方言研究有啟發作用：(一)重視民間口語，以活的語言為對象進行調查研究；(二)以詞語為調查對象，不受文字的束縛；(三)既看到方言的複雜性，也看到方言的一致性，在錯綜複雜的語言現象中首先抓住了「通語」(雅言)，再將與它同義的不同說法分列出來，這一觀念對於後世的「共同語」、「標準語」乃至今日的「國語」、「普通話」的建立都有影響；(四)在編集方法上，既著重不同空間的比較，又顧及不同時間的異同，使所列方言詞語既有明晰特徵，又有一定區界。

《方言》開創的調查、收集民間口語加以比較的傳統，可惜並沒有綿延不斷地發展下來。隋唐以後系列韻書的出現，反映中國傳統的語文學研究已從上古時期以訓詁為中心轉向以音韻為中心，而以「雅言」為中心，追求共同語的觀念，使系列韻書無不以

「正音」爲其宗旨。即使面對方音存在的「各存土風」的現實，也都無動於衷，總想在分歧的方音中有所取捨，有所規範，以釐定統一的「標準音」。這一排斥方音的語言觀影響至爲深遠，以至到了清代，中國傳統語文學已進入全面發展的時期，俚詞俗語的收集受到一部分知識分子的重視，一時頗爲活躍；但其目的並非全面揭示方言面貌，卻是以考證爲中心，以「好古」爲動力，從而導致有所謂「分類考詞派」和「分類考字派」的分別。前者是爲考求某一詞語的歷史淵源，旨在指出某一詞語見於何書何人；後者是爲考求方言俗語的古雅本字，「正俗字之譌字」。由於對語言的社會性及其發展缺乏認識，以爲每一個方言詞語必然會有「本字」可考，這類考證難免出現牽強附會、乃至捕風捉影的現象。

應該看到，漢語方言研究的古典傳統，自揚雄《方言》以來，是有其一脈相承的地方的，儘管各個時期表現不盡相同，其指導思想始終是「利用方言」而非客觀的研究方言。規範意識、正音正名意識也好，考證詞源、探求本字也好，方言總是作爲墊腳石，而不是作爲一個語言整體來看待。這一點是貫穿整個方言研究的古典傳統的主線。今天回顧漢語方言研究的歷史，我想，抓住這一主線非常重要，只有這樣才能正確認識過去，正確理解現在，也有助於科學地擘畫、展望這門古老學科的未來。在這一點上，我很讚賞在座何大安教授近期在《從中國學術傳統論漢語方言研究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刊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3本第4分，1993年）一文中所闡述的觀點。他從學術研究方法的角度出發，指出我國傳統上以雅言爲中心的語言觀是阻礙方言研究的主要原因。他對方言研究歷史的評論是中肯的，很有見地的，也是擊中要害的。

二、二十年代開始的現代漢語方言研究

五四運動把中國學術文化從種種束縛中解放出來。各個文化領域都發生深刻的變化，漢語方言的調查研究也隨之進入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這個轉變一直影響到當代的漢語方言研究，其中最明顯的變化就是在傳統的方言研究中引進了現代語言科學的理論、方法和技術，從而出現了在研究目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都煥然一新的面貌，把方言作爲一個完整的語言來研究，把研究方言和研究一個獨立民族語言視爲等同的語言研究課題，把普遍應用於語言分析、語言比較的語言科學方法應用到漢語方言的調查研究中來，並且隨着語言研究手段的發展而不斷有所發展，這些都是揚雄《方言》以來古典研究傳統所不能同日而語的。自從本世紀二十年代出現了這一方言研究的新氣象以來，七十年過去了。這七十年中，漢語方言的調查研究走過了不斷積累資料、不斷總結經驗、不斷完善研究機制、不斷開拓新領域、不斷取得新成果、不斷面臨新問題的歷程。這一門古老的學科，今天可以說已經發展到了生機勃勃、前程似錦的階段。七十年的歷史回顧，我曾經把它分爲兩個階段，即前三十年和後四十年。前三十年從1924年1月北大成立方言研究調查會開始，以趙元任等一批具有歐

美現代語言理論和技術素養的前輩學者為領頭，1928年出版的《現代吳語研究》為代表；接下來就是1928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廣州成立以後所開展的系列方言調查，包括1928-1929的兩廣方言調查，1933年的陝南方言調查，1934年的徽州方言調查，1935年的江西方言調查和湖南方言調查，1936年的湖北方言調查，1940年的雲南方言調查，1942-1946年的四川方言調查等等，與此同時陸續出版了一批有分量、有影響的專著。通過這近三十年的實踐，為漢語方言調查研究積累了一些較為可靠的材料，使我們對現代漢語方言的類別和特點也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為現代漢語方言研究的全面開展奠下了初步的基礎。漢語方言學由此開始發展成為語言學領域中一門相對獨立的分支學科，三十年間使用的一些調查方法以及所用的調查字表，仍然作為基本經驗為我們後人所利用。

至於後四十年，也就是史語所搬遷來臺、兩岸學人開始隔絕以後的這四十年，方言的研究在原來的基礎上各自有所發展。儘管在大陸和台灣以及海外的漢學界，各有不同的學術環境和社會背景，但在研究漢語方言的問題上，卻明顯呈現出殊途同歸的趨勢。1992年4月我在北京舉行的「中國語文研究四十年」學術研討會上，應邀宣讀了《四十年來漢語方言研究的回顧》的論文，從「從冷門到熱門」、「從普查到全面深入的研究」、「從單點研究到成片研究」、「從方言詞典的編纂到方言地圖的繪製」等四個方面概括了四十年來漢語方言研究的發展狀況。這篇文章已於1992年9月在此地的《大陸雜誌》85卷3期上全文刊出，這裏就不一一贅述了。下面只想結合近期漢語方言研究的發展動向談談個人的一些想法。

三、漢語方言研究的動向與前景

經過七十年來的漢語方言研究，特別是近四十年來的大力開拓與發展，漢語方言研究無疑已是漢語學中的熱門，無論是在國內或是海外，近十多年來對漢語方言研究所取得的成就都非常令人矚目。但漢語方言如此豐富多彩，就大陸而言，儘管大部分地區的方言已經有人調查過，然而以全部摸清漢語方言「家底」的目標而論，確實尚有相當的距離。目前的研究動向，有幾點值得我們注意：

一、方言詞匯的研究正從逐點逐片收集整理方言詞匯向著大力編纂方言詞典過渡。方言詞典的編纂意味著方言詞匯的調查進入了一個深入的階段，兩部大型的《漢語方言大詞典》和《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陸續編就刊行，無疑將大大改變以往漢語方言詞典偏少的局面。

二、方言語法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視。和普通話語法掛鉤的思想自從幾年前朱德熙教授提出來以後，一些現代漢語語法學者紛紛投入這一天地寬闊的研究領域：1993年余靄芹教授在法國出版她的《漢語方言語法比較》(英文版)一書，給方言工作者很大的啟示；最近在海南島舉行的第四屆閩方言國際研討會上(1995年4月)，現代漢語語法學家邢福義教授就提出一篇從他的家鄉海南樂東黃流話的「一二三」看現代漢語語

法數詞系統的文章，具體貫徹了朱德熙先生的語法研究思想，深受與會學者讚賞，此文將在近期的《方言》季刊上刊出。

三、方言與相關學科的結合日益加強。1986年周振鶴、游汝杰兩位同道出版了《方言與中國文化》一書(上海人民出版社)，影響頗大，現在許多方言學者都在考慮拓寬漢語方言研究的問題。方言與社會、民俗、歷史……可以研究的領域很多。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方言也是文化的載體，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中，既離不開語言，也離不開方言，看來這一點已越來越明確了，方言研究的天地大著呢！

四、方言應用問題的研究，在大力推行民族共同語——普通話的前提下，方言的作用如何？方言與共同語在社會生活中關係如何？它們將如何相處？這些問題是不能迴避的。我們常說理論聯繫實際，這就是現實的實際。在多元化的社會中，多元化的語言生活如何發展、如何引導？當務之急是必須研究如何處理好民族共同語的推廣與多元化語言生活之間的關係。我們廣東省每兩年在深圳舉行一次「雙語雙方言研討會」，從1988年開始已開過三次了，海內外學者對這一學術會議反映相當強烈。這個月底又要舉行第四屆研討會了，大家圍繞一個語言生活中的現實課題來發表意見，共同切磋，可以預計，這一研討會的影響將會越來越大。

五、方言研究的視野正逐漸從單點、單片移向大面積、大地區、多點、多片的綜合調查研究。這方面工作目前還有不少困難，主要是人力、經費問題，還有組織策劃問題。像當年史語所一個省一個省調查的做法，今天我們需要深入現場，走到田野，要找更多的發音人，選更多的點，困難當然很多。但我們也已有了好的開端。1983年我從武漢大學調到廣東暨南大學來，面對廣東三大方言鼎立的局面，想逐步就廣東境內的方言做點大面積的調查，希望做得比普通查要細一點，但時間、力量都有限，不可能深入。因此，先把隊伍拉起來，和香港張日昇等教授合作，對珠江三角洲方言進行調查，足足花了幾年。接下來把目光轉向粵北、粵西的粵語，目的是先弄清粵語，有時間、有條件再來搞其他方言。這樣十年下來，持之以恆，做了些大面積的調查，總算有了點成果，出版了幾本調查報告。目前關鍵在於如何能保持繼往開來，後繼有人。廣東的方言多著呢！我想廣東如此，其他省也該如此。

六、研究手段的逐步優化：現在電腦的應用已比較普及，今後有了這個手段無疑會科學一些，同時，定量分析的方法我們正在大力提倡，大力實踐，一心想在科學化方言研究上也下點功夫。

總之，漢語方言工作方興未艾，前程燦爛，但困難不少，各地很不平衡，還缺乏全國性的宏觀規劃。希望今後能多多交流，共同把漢語這一富有活力的語言學科建設得更好！